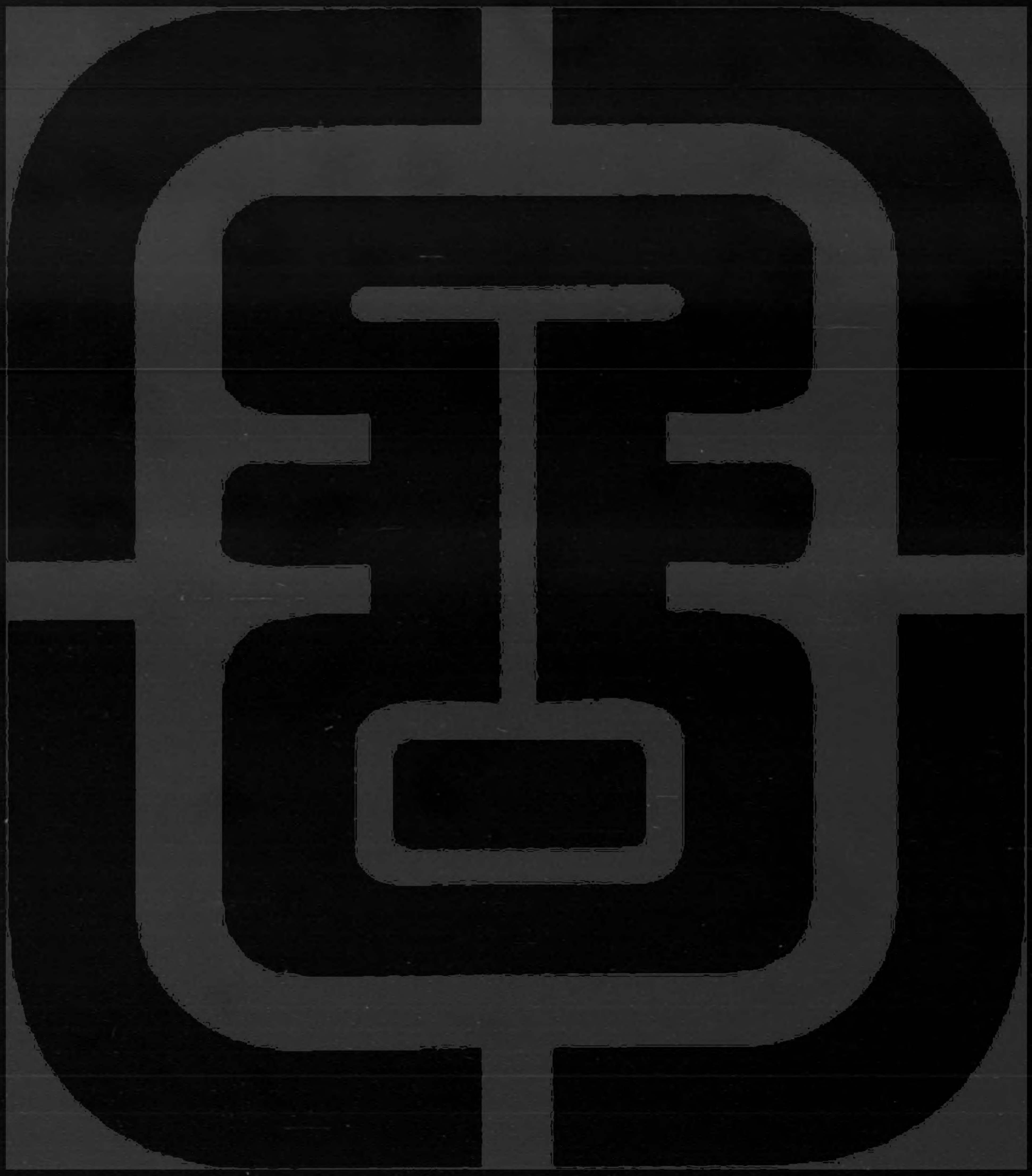


六



明辨類函卷之十二

新安詹景鳳東園父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父 訂

景陵鍾 惺伯敬父 校

造化辨二 天文

天文全

日月

星辰

雷

電

風

虹

分野

差法

日食

中星

節氣

行度

閏月

四餘星

星占

曆法宜自古有之惟星官之有書蓋自黃帝始故曰

軒轅始受河圖鬪苞受規日月星辰之象至高陽氏而有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于是羲仲和仲昆吾巫咸史佚萇弘遂盛于唐虞三代之際其後若宋子韋楚唐茂魯梓慎鄭裨竈魏石中夫齊甘公並出著聲而法多不傳于後世云

天之為明明上天皆日月之功周髀云日猶火也月

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故朏生於向日魄生於

背日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滅朏敷尾切月未盛明也

京房日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

日於卦當去聲離火火從日故日出而火事作日入而

火事息火陽屬也然為水妃反屬乎陰蓋離之為卦

一陰居中正位是陽之須陰以成者也今觀日中景

則如鷄如烏雞為酉物酉為西方四時為秋五行為

金金殺氣也秋商呂也又鷄為積陽積極則變陰故

聖人以巽為雞而烏之色黔黔黑也黑之質為陰陰

死氣也故火之為用為煖為焚為烹煎為飪熟無或

萌生之道然而火毀物盡餘復歸土土能生物生則

不窮是陰極而又反乎陽也月於卦當坎水水從月

故月出而海潮生月沒而海潮汐水陰屬也然能勝

火反屬乎陽蓋坎之為卦一陽居中正位是二陰之

從一陽者也今觀月中景則如兔如蟾夫兔爲卯物
卯爲東方四時爲春五行爲木木仁德也春角律也
東陽方也且兔非耦生非耦則奇陽數也而兔蟾之
色又白白之質爲陽陽生氣也故水之用爲滋爲潤
爲膏澤爲涵濡無或非生之道然水之瀋物液以成
木木能生火火燼無餘是陽亢而又反乎陰也此可
見陽非假陰不能自成陰非藉陽不能自生乖則陽
爲瘵陽陰爲癡陰生成之道廢矣瘵音官病也取也
尚書大傳曰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歿而魄
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

日行遲月行疾者君舒臣勞也陰陽家曰月臣象也
行疾人臣迫急之徵行遲人臣怠政之應卽如近日
而明滅亦不敢逼上之義臣道也

俗傳月中有蟾有桂有人吳姓斫桂隨斫隨沒此浪
說也釋氏云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
中然不如地影水影之說爲正廬陵周顒解造化論
有云地形小又光從四面倒射故月滿如鑑中有微
翳乃爲地形所揜也淮南子云月中有物婆娑者山
河影也其空處則海水影酉陽雜俎云鄭仁本表弟
遊嵩山見一人枕幙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

成乎月勢如丸其日影爍其凹於交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其數也因開樸有斤斧鑿數事兩裹玉屑此雖不經然日影爍凹處當是

器世界品云日輪者火珠所成徑五十一由旬周圍百五十三由旬厚六由旬零十八分上有金緣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璃珂等秀成四角日天子等所居宮殿由風運行一晝一夜遶四大洲日行向北時日即長南行時短行南北間時晝夜停由遊處光即有寒暑為冬夏際北行六月南行六月行至中道日日月迴星輪歷徧謂之一歲月輪者水珠所成徑五十

由旬周圍百五十由旬厚六由旬零十八分其上復

有金銀琉璃玻璃珂等秀成四角月天子等所居宮殿是彼日月相去遠近自影增減由增一分去声即

生上半十五分畢謂之圓滿由減一分即生下半自影光為借日影覆彼十五分畢曰不圓滿由增減故

名曰宿空由一晝夜名曰宿地如是三十名曰一月

夫宿空宿地之云何哉予觀釋氏茲品首篇結末言

牛貨洲海山等高上空中純淨無礙勝堅風輪從右

而旋日月星宿空居天等依止而住次篇乃言此則

宿地必非繞地也夫宿舍也次也言次舍在地上即

所云覆彼者也宿空空讀去聲言由增減而次含有
空缺

世儒盡謂日沒爲繞地一周仙家丘長春則云不繞
地其言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
有形重濁皆附於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於天
如何却沉于地乎且星隕於地而化爲石古今有之
星墜於地猶化爲石况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
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終經歷周徧且
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邪
日獨入地而星河皆在天邪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

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
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
行矣若日入地時與箕斗拆分箕斗行天上而日轉
地中天上空虛行必疾地中結實行必遲天地懸隔
如何向曉東方出時乃恰與箕斗會而同行天上乎
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間東方日出
時西向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
夜北斗之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迤邐而去未
嘗暫止北斗斡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
明夷之卦文王拘於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此說

理明但謂明夷爲文王失勢之象則過激聖人作易不過因象明理非以形也觀周公係夷上交乃不言日而易日爲明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夫子釋之曰初登于天暉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若使日而入地則後入于地政爲得則而奚以云失則乎故夫子大象亦不曰日入地中而曰明入地中可以默識已即如大畜天在山下夫子不曰天在山下而曰天在山中亦以明山底無天也味此不但知日不繞地即天之不包地亦可例見儒者拘拘易象就以堯夫亦謂日入地中爲構精況於橫渠九峰諸子元儒譏爲褻天固其宜哉

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方沒後天色正曠夜亦不甚暗煮羊脾適熟而日復出矣唐太宗時嘗收伏置堅昆都督府而爲中國人言此審此則日不繞地之說信也如使繞地何骨利幹夜獨不甚暗而又獨短若此邪此必海之絕角無甚高山障之緯書曰日表骨利蓋云日所出沒處也以故旋出旋沒禹本紀云崑崙山之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山海經亦云大荒之中有方山爲日月所出入論衡云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十里火光滅矣非

月新類函 卷之三
滅也晉天文志云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
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虞喜安天論云古之遺
語日月行于飛谷謂在地中不聞列星復流于地又
飛谷一道何以容此且谷有水體日爲火精冰炭不
共器得無傷日之明乎三者皆欲明日之不繞地也
而虞涉乳臭矣走也以人明之人之兩目猶日月也
而兩目之中間鼻獨隆起若一大山然又直下爲之
隔截豈亦猶崑崙山之與日月蔽匿相掩映爲光明
乎太史公之言良或不誣

釋名曰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春秋題辭以日之

精分爲星而許慎說文則謂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按

甘氏云日一星在房之西氏之東日者陽精之宗也

爲雞二足爲鳥三足雞在日中而鳥之精爲星以司

太陽之行度日生於東故於是位焉房氏皆東方宿月一星

在昴畢間故昴畢之間爲天街黃道之所經也月者

陰精之宗也爲兔四足爲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

蜍之精爲星以司太陰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

焉昴畢皆西方宿日精在氏房月精在昴畢而氏房昴畢乃

黃道之所經不得而司之言氏房昴畢不得司日月行度以此觀之

則星不獨爲日精所分而生惟月亦有分也又石氏

星經云東宮青帝其精蒼龍為七宿其象有角亢氏
 房星也心尾箕氏胸房腹箕所奮也司春司木司東嶽
 司東方司鱗虫三百六十北方黑帝其精玄武為七
 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斗有龍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
 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蚪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
 司北方司介虫三百六十西方白帝其精白虎為七
 宿奎象白虎婁胃昴虎三子也畢象虎觜參象麟與
 同斑也文也觜首參身也司秋司金司西嶽司西海司西方
 司毛虫三百六十南方赤帝其精朱鳥即朱為七宿
 井首鬼目柳喙星頸張音素鳥翼受食處翻軫尾司夏司

火司南嶽司南海司南方司羽虫三百六十中宮黃
 帝其精黃龍為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三台
 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
 之子孫司倮虫三百六十審此則萬物之精上為列
 星亦可鏡究蓋精相感即相司司之以類同也此物
 之精上為星此星之精下司物

觀星經始知二十八宿亦有中央之宿蓋後世言星
 只稱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而不復知中之有黃
 龍想未考石氏經耳唯張衡靈憲云蒼龍連蜷於左
 白虎猛據於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圈脊於後軒轅

黃龍於中按軒轅本市垣星在張宿分野爲土德寄王鶉火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陰陽交合則感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裔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賴以成也

張衡背裔又作背穴漢書天文志暈適背穴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

師曠禽經赤鳳謂之鶉孔演圖曰鳳火精也火能生土故軒轅寄王然則朱鳥即赤鳳也月令夏其蟲羽而鳳爲羽之長故南方宿爲朱鳥沈氏以朱鳥爲丹鶉以有鶉首鶉尾不知四獸皆長何獨南方而乃丹鶉之爲長哉

南軒言雷者天地之義氣人有不善適與之會故震死然予見世上元惡大憝曾未一震死而震死多田夫野婦至如墻屋樹木亦多震仆此何以見義也只

是從地奮出時人適與會則震人物適與會則震物耳如世所傳震元惡於累世之後斃凶人於當事之日直書其過名顯如刑司則伊誰目覩儒者輕信遂指爲天地義氣孔子曰人之所信者目目之所不可

信者邪矧耳聞乎

謂雷出地奮矣然予目見雷擊家之山南一松松約十餘拱雷在天上忽須臾無聲而風雨轉疾見有火一團撲松頂從頂旋下迄于地至地烟起火散而聲始復震豈天與地之氣交會乃始有聲邪烟起火散而雷鳴豈始爲火之形者旣而爲雷之聲邪雷過烟氣噴鼻如硫黃大諦雷氣率如之醫家稱硫黃爲太陽之精鬼燄居焉先儒謂雷爲陽在內不得出則與硫黃異物而同理也硫黃之化爲火雷不可見可見者火以此知陽精無形形于火火者太陽之形體也聖人雷迅必變爲敬天怒則雷者天怒氣也今俗謂人多怒爲火性有以也松震後予往視之火撲處皮剝起如斧鑿痕迹廣寸五六分許亦自頂至地而然此松後數月槁死

家之面山有巨樺大可蔽牛高三十餘丈其旁枝合兩抱而上者六七萬曆癸未七月雷擊其右一巨枝亦火自上下下及于土擊處皮剝濶五六寸餘竟不灰獨所擊一大枝槁耳蓋木大根深難培也

邑文昌坊程氏雨夜漏盡門闔窓掩其妻倚床尾溺見有火與黑烟忽自床底起透窓櫺出吸簷而聲振

始知雷也火燎妻足未斃而氣亦如硫黃然

有兩人同坐同寢同立而雷擊一人則先易置一人以爲雷亦有神主之則未出地之先神何依焉大抵人不應死天地鬼神往往易置之寧獨雷也

論衡曰雷者大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擊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

必灼人體天地爲爐大矣嗚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上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之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剌人人不得無迹少灸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大戴禮夏小正云正月雉震鳴雉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正聞唯雉聞則堯夫禽鳥得先之言殆見此而廣其義者也

雷之為雷以予所見合前賢睹記不過如茲乃西陽
雜俎載雷事二皆實以人又何說也云李鄜在北都
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
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
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
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
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
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
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
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

瓜山上有黑雲氣如窰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
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為妖訟之工部員
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
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門外宣闈因潛於牕
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久之久之一噫

氣忽斗暗此其理誠不足信然世間多有無是理而
有其事者走謂天地間有是事畢竟有是理如今道
士書符遣雷致雨此亦可謂無是理哉觀聖人致和
感召天地則致雷雨固有理也故遣雷必籍已之元
神感天亦由吾之一氣至如李鄜所見柳誠懸所聞

則或山川神鬼遣雷時有然耳人神理一彼山川鬼神應必遣雷其不得不假物亦猶道士之不得不假符訣世人作術往往有出常理外者矧於造化鬼神之際要以怪常皆理鬼神之情狀亦曰唯聖知之玄中記云玉門之西有國山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磧數千名霹靂磧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予見骨董家有霹靂磧賣率是紫石狀若今批擊然謂是霹靂所用之遺者佩之能辟邪氣走謂出磧給霹靂亦如今江南禱張睢陽則給錢與縛瘟鬼一也今卽所賣紫石磧亦是禱時所遺以爲霹靂遺必非也

閩之莆田方穫麥在場時遇有電則麥盡變爲壳民間見有電亟收入屋中乃不變此李司農子行語予子行名多見莆田人也

郎仁寶云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計然曰風爲天氣雨爲地氣

萬曆六年五月十四日邑中大風齊雲山天門內有碑厚八寸餘高九尺有奇吹爲兩截是年大寒時邑城中瓦上霜凝水文若板刻成畫法有爲藤蘿爲林

亭爲溪山釣艇爲江干行旅爲雲龍風虎爲花石翎
毛爲蓮池池有雙鴛鴦好事者以墨塗以紙印之與
刻板無異城以外則間有如是二十餘日乃已後十
四年予宦麻城周生弘祐爲予言其家瓦上一年亦
曾有凝爲松竹梅者周生又言萬曆十年元旦之子
時天忽響一聲劃然裂開數十丈內紅如火照人家
屋瓦盡紅經兩刻乃合蓋所目見也

陶宗儀輟耕錄記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
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許以爲前世未有之
異而予閱李復中青唐雜記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
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壹百三十餘雷雪深
二尺又周密癸辛雜識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至
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則一宋二見矣走謂
風吹碣斷亦或有之如吾邑六年之霜恐前世未有
稽文獻通考及記纂諸書咸缺焉人多謂肯也而走
謂卽或爲祥亦未可知

風者天之嗑氣唯地亦然堪輿家最忌地風如人旣
葬地風有能翻柩者驗之良信乃知風不獨行天上
也

蔡離月令章句云虹者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

也又曰陰陽不和則其氣爲虹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于日東故詩曰螭螭在東螭螭虹蜺之別名什名云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莊子云陽炙陰爲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苗光易司天賦云奇昊耦青未霽而虹霓欲見此皆與蔡說合獨河圖稽曜鈞則謂填星散爲虹蜺春秋運斗樞則謂樞星散爲虹蜺憶虹必亦有星散者其見雖云率在日之東亦有在西者大諦與日互錯蓋夕陽射之則在東朝陽射之則在西

俗傳虹能吸水又云能吸酒楊用修因疑其有質以爲匪但氣之形色而已朱子亦謂能旣吸水當必有質走檢黃帝占軍訣有云攻城有虹從外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此其飲將爲飲水耶飲酒耶要以其首所垂處則謂飲尔如今人稱飲德飲義豈真有飲哉

漢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謀反事將覺時其國大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竭此則其妖也江文通遊九石山遇赤虹叙曰於時夏蓮始舒春蓀未歇肅舲波渚緩拽汀潭正逢岳嵯相炤雨雲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耀水偃蹇山頂鳥奕江湄僕追而察之實雨

日陰陽之氣

虹既爲陰陽之氣矣乃虹蜺蟠竦字皆從虫此何義也予在南史時出聚寶門外十里訪友人王孟起于鳳凰山山下有小礪孟起語余此礪蟾取多亦時有三足者虹蟾所吐氣也六七月時嘗見虹自礪中起值田父多見而競相叫噪則虹復下已矣如不叫噪直起亘於天則從虫亦有以也

諺云東鸞日出西鸞雨楊用修謂鸞亦虹也予考實非虹也鸞胡茂切山海經鸞形如車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今味東日西雨云云似言

虹也豈鸞亦能吐氣爲虹蜺耶

分野肇自軒帝命風后盡海內地區分爲州九而有虞氏析之爲十二以十二支宮分體天行禹又復爲九州以應皇極九疇至周天官氏土圭測景緹室吹灰準日月東西之程候陰陽生絕之徵判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乎玄枵上牛度之一盡乎娵觜之躋配三百六旬六日匝布有虞氏十有二州之域同十二國之封恰麗十二宮分野而兩曜互旋五行迭生縮盈順蝕壽夭機祥于是乎研之今按十二州者楊充青徐雍豫荆冀梁益并營也

十二國者周秦晉趙魯衛齊吳燕宋鄭楚也十二宮者子至亥也其說自周迄今末之敢議至元釋德孺獨謂周家所制分野總不出幅員萬里東漸西被朔南暨北聲教之內而入荒之外茫無際涯十萬里而至四十餘萬里者有之皆有日月星辰山川人物晦明順蝕壽夭機祥也不識其以何爲州爲國爲宮分躔度而推步之豈天之日月星辰先戾此州國宮分幅員之內後分照以赴彼四十萬里無州國宮分之外耶果如是則兩地而多日月也況出乎濛汜非分野之域入乎崦嵫非州國之兆而何世之譏夫者拘

拘然以十二州十二國十二宮局之僥倖一二機祥壽夭之驗以神其術而謂陰陽之道盡在是也先是顏之推亦謂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昂爲旄頭匈奴之次西湖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二議近世儒者多然之乃走則以德孺之推拘拘自局管中烏足與論天道變化夫十二宮之分野固以盡幅員萬里內也就以移幅員萬里外以至四十餘萬里茫無際涯因地占視各各自應平聲復如是耳譬如月

落萬川萬處並圓可謂有萬月耶就以一星審之正
望光團若此迄側望而閃爍又如彼則幅員以內正
望者也今從如彼者以占彼地亦奚不可天官書云
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故陸子
靜曰孟子所謂求其故而千歲之日至可坐致者正
謂不可以故求耳蔡雖云今術不能上通於古猶古
術不能下通於今是故有文于讖無驗于今未必爲
是有驗於今無文于讖未必爲非地之隨方變異何
啻古今時殊軒帝分野但以盡吾萬里內耳若夫萬
里以外其地勢高下偏全何啻棋置星列彼之隨地
觀天隨地自難一律祇如今滇南猶吾萬里際涯也
其天地之氣已與中州寒暑迥異星緯明晦亦殊頃
樵牧子謫滇南頗詳記其物候則云自萬曆癸未之
十一月入滇甫至曲靖野外桃李盛開別有黃花如
梅徧滿園林名迎春柳亦見葵花開人皆單衣晚皆
沐浴至滇省十二月歷正月盈街葛衣詢諸滇父老
曰滇四時常是夏一雨便爲冬自十一月歷十二月
正月二月一百二十日常無風雨天氣晴和如中州
四月天時至三月四月則剛風盤旋晝夜號怒如大
理下關之風有鬻貨棹椅爲剛風盤旋而上直半空

明辨類區 卷之三
旋復墜下者至四月五月菊花盛開而五月七月皆
衣氊衫褐布蒼山積雪皚然若元江府則天氣四時
炎熱十二月插秧若騰越而外三宣撫六宣慰至莽
噠喇之地則無四時又與元江不同隨月皆可插秧
乃夜觀天文銀河明淺迥異中州蓋滇南地高中州
自中州至滇有上無下計其步數約高三十餘里故
雲漢明淺天氣常溫風聲特烈也星槎勝覽記占城
國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長青隨花隨結佛
書云南瞻部洲日將午比巨盧州打三鼓誠如茲則
南瞻爲日巨盧固夜也此豈太史公所云日月避隱
相爲光明者乎由茲而觀之大海之外遐荒之表其
日月星辰殊地異觀曷可勝窮故吾但以今日幅員
萬里內爲人跡所可到者言之比如相人術從人面
方數寸內按星辰時月以審機祥堪輿家卽巒頭方
數丈內按天星乖合以定吉凶亦往往驗乃知道之
變動隨在圓滿給足烏有廣狹大小在知變化者善
通之而已

佛嘗與阿難以燈影辨之言吉凶災眚觀句係之人
不係之天原燈本有色無影者如此夜燈所現圓光
是燈色爲當見之色則非青人何不同見若見圓影

則青之觀蓋圓影離燈而別有是爲離所當見而別有離見別有爲病所起故諸人不見唯青人見之是謂妄見因問阿難云何云爲同分妄見阿難此闇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于三十四十五十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衆生覩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孛飛流負耳虹蜺種種惡相但此國見彼國衆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阿難如彼衆生別業妄見瞞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此言大有致而友人李子行又與余言吾家在莆海際郡內但年歲有災殃或大旱則海中巨魚上淺灘游吾土人見此魚卽占知是歲不祥此魚不啻數萬斤隨潮而上潮退涸岸上人競以刀鋸剗其肉至數千餘斤明日潮來復去緣地之氣將變爲惡逆則先自海底始海底不安故四走而矣觸淺灘此氣以漸上乃及人民由茲言之星辰之有變動亦由天氣將變然尔其變先及星辰以漸而下乃人民當之然星辰各方所見災祥不同則各

青之觀所感各殊如莆陽魚見則災止莆陽不及漳
泉漳泉魚見則災止漳泉不及與福星野之殊不出
此理

洪武十七年十月清類天文分野欽天監以十二分
野分配州郡與唐稍異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
始以漢書十二次度數配唐州縣而僧一行以爲天
下山河之象存夫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
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
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爲北紀以限
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

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特也武當荆山

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爲南紀以限

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

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

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

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漢水淮

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

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

之曲爲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

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為成周西距外方大徑北
 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
 水之陽為鄘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用
 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
 至南河之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
 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
 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
 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
 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
 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

井越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
 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
 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
 始居列宿上觜觿音資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

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
 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
 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漸逾乾維始上達于天雲
 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
 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
 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俶訾在雲漢升降中居

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始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娵訾內接紫

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祗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畱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

爲天庭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盛之際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娵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內者鶉尾也故爲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

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娵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

山星辰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
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
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代殊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其衰
也僅得河南之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
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
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于
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畧距函
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
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
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
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
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其石遺術而不知變
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
與歲差遷移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
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
不同然山河如故故今但據山河以分若晉天文志
十二次分野始角亢則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十二
次始女虛危則以十二支子爲首也其以牛斗爲星
分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故古之言天者由牛斗以
紀星而曰星紀蓋星紀爲十二次首牛斗又爲二十

八舍首也。本朝啓運基開南京應天府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洪造適符于今豈偶然哉是年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今曆積分猶仍授時曆數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迄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法宜改修也至二十六年監副李德芳言故元以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消一日此法永久不可易也今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巳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相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

按歲差堯時冬至纏在虛一度夏至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氏十度至唐開元太衍曆冬至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斗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良以天運星行未免或前或却小有不齊曆家步算直死法耳以故歲差法不得不隨時占候改修也漢自鄧平改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當時史官考上古中星則閎之曆實已差五度蓋古者曆家不知有歲差法故其論冬至日纏之宿一定不移豈計天日會道難均而

蘇分積久必爽試以一歲論之今歲日纏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矧數十年後而可一律齊之然至晉虞喜而始覺其差也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約以五十年日退一度至宋何承天又倍增之約以百年退一度至隋劉焯又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差一度至唐僧一行乃以大衍曆推之謂八十三年爲差一度大衍法有云日躔一歲行周天度未徧而日已至故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爲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八十二年則差三千四十

分爲差一度而元朝郭守敬則約六十六年差一度其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乃迄今二百餘年臺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大抵天圓轉之物其一進一退一盈一縮皆差之所必有彼劉焯酌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五年當時善矣而至唐又差僧一行定以八十三年當時善矣而至宋元之交又差許衡郭守敬定以六十六年當時稱極善矣而迄今亦又差良以謂之曰法其道自應與時推移更改尔

正德十三年夏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禮部員外郎鄭繼之上言以爲歲差之法始自虞喜諸賢代起參訂互更而至郭守敬以爲密矣今據其法步之乃又弗合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朞餘一日之數而分此一日以加於四朞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而每每致疑於此絲忽之間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一日變爲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每月三十日而一氣盈四百十一晝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爲朏朏祇在一晝間故定朔又每疑於一晝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

定月食分數唯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蓋月小
 闇虛大月入闇虛而實故八方得見同之張衡靈憲
 解闇虛謂月光生于日之照魄生于日之蔽故當日
 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今當日之衝其大如日日不照
 者蔽於他也是謂闇虛闇虛逢月月食值星星亡若
 日則以為月所掩而食然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
 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月有九道故旁觀者遠近不
 同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才半虧故食
 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乾清
 宮火之歲仲秋日食日宮所步合八分六十七秒而

閩廣之區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焉

音烟

可同之今按

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秒秒至精至細

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夫差之半秒

積以歲月則躔離朏朧皆不合原筭矣是年十月明

年九月十月望月三食時刻分秒並不協

陰陽以行疾為朏朧

音條以太疾為朏朧音縮

嘉靖三年華湘以光祿少卿管欽天監

事上言曆由黃帝迄秦末凡六改由漢高祖迄漢末

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末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迄周

末凡十五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

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眾見思無遺智法

無遺術宜可永久然皆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毆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及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卯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纏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纏于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過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過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言 我朝曆雖以大統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漸差距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尔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之今差三度餘矣若不隨時修改後必愈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筭不合

以中星考之堯卽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

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曠數千載一遇者月令視堯典則漸詳堯典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脩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則專舉二十八宿且患并斗度濶又別舉孤建以詳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朱子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卽天體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于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

堯典雖畧然賓出日餞納日夏至致日星鳥星火星昴冠以日中日永日短其爲求日所在以定中星可知也若以堯典中星之舉于四仲月者合之月令則月令與堯典迥異矣月令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然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豈有呂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哉此必無之矣或云月令仲冬舉月本所以昏東壁中孔穎達曰月令

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畧不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內但有中者並得載之若二十八宿之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于午後星未至正南而又色有明昏見有早晚其明者昏早見而且晚沒暗者昏晚見而且晚沒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畧耳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審此月令中星可斷以爲盡舉月本哉大諦歲差在零分天度于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當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嘗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亦差五度近世景祐新書謂八十三年日應差一度而近年叙會天曆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已差一度由此觀之歲差年數固難以一說定也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乎彼日長至而六十刻短至而四十刻者古也今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藉第令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

異一行常慮及此而為言曰何承天以月蝕衡步日
所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
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雖近于密而又水有清濁
壺有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暮臣等頻夜候中
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夫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
半有刻漏可憑而又病之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于
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差矣曆可易言哉觀
易以治曆明時屬之革則知曆當不時考驗更平革
革而明曆之道也三代以上雖不明言歲差而其革
也則歲差之故已盡之後世雖知有歲差乃又自膠

一說而不知變更由斯竟之月令距堯幾二千年矣
其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
又奚惑乎嘗因是而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
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以迄元大德乙巳益愈退
自大德乙巳上溯堯甲子凡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
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從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
星自昴退至室則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
一度之說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
昴宿與堯時合也而誰其見之不曰俛仰終宇宙也
耶

堯典中星之舉四仲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至月令孟春昏參中仲春昏弧中季春昏七星中孟夏昏翼中仲夏昏亢中季夏昏火中孟秋昏建星中仲秋昏牛中季秋昏虛中孟冬昏危中仲冬昏壁中季冬昏婁中已差而迄今則差三十度有奇矣緣星鳥以南方朱鳥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中之星星正于南方之午位者爲中星月令仲春昏弧中弧去井十五度尔而又二十度至鬼二度又柳十四度三十度有奇也仲春差則仲夏之星火仲秋之星虛仲冬之星昴差數亦各各三十度有奇是鳥退

于三月火退于六月虛退于九月昴退于十二月也占天者于節氣初昏時候某星中于正午之位爲差幾何而曆之差否乃審今術家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爲準亦其遺意盖中星無列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節氣初昏時於正午候之乃準尔中星二字始見於孔䟽曆象日月星辰下前是未見堯典候中星之法曆日月而中星移次曆三月而中星移方盖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星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昴轉

而北矣

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
 取十二次互相備也中星亦非是宿天之中而言君
 位面南則日月五星之運行皆在北極垣外意亦是
 適在南北極中間故理而取中而謂中星也若東隅
 西谷南交朔方是槩平地而言南北東西也若春分
 中星南方朱鳥翼軫等宿見夏至中星則左旋而東
 蒼龍房星等宿見秋分中星則右旋而北玄武虛危
 等宿見冬至中星又旋而西白虎胃昂等宿見至次
 年春分則又朱雀見此就周天而言南北東西也所
 以春之中星在南夏之中星在東秋之中星在北冬
 之中星在西也天左旋自南自東而北而西西而又
 南也日月五星右轉則自東自南而西而北也故昔
 人以蟻行磨譬之

驗天文必合乎地者何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
 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中氣者何十一月
 冬至之類然天無體以列宿為體天無度以次舍為
 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
 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角婁井奎是度也地
 函所經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也以九百四

十分爲一日而又分爲四分之日以周天分十二次
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筭也日順數之見
其進與天左旋逆數見其退而若右轉是以自地面
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
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雖退
而其行實以退爲進退雖逆而其進實以逆爲順

二十四氣之氣中氣也節氣則言氣行之有序也顧
後世多失其義而予考之穀雨當如雨我公田之雨
下也言播種下地周禮稼下地是也芒種見周禮芒
爲種章反當音芒謂種之有芒也者麥也種音總今

讀爲芒種去声非處暑如旣雨旣處之處止也今讀
去聲非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
節寅之半則爲中一年四立即節氣二分二至卽中
氣九十日之氣往過之來續之故曰立言立成也九
十日之半則謂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云者子至巳
六陽午至亥六陰是爲行及巳午亥子之間而云至
也冬至亥陰極亦曰至而子陽于此生亦曰夏至夏至
巳陽極亦曰至而午陰于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
至亦然且如上半年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
曆志驚蟄在正月中顧乃從今之雨水者蓋水自秋

分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而茲
曰雨水則知先是爲露爲霜雪皆由水氣凝結以至
寒極也至是則水氣又流行而爲暑之始矣矧夫天
一生水人物之生始于水春屬木木生于水則今曆
立春後繼以雨水正符此義又卦氣正月爲泰天氣
下降亦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則當爲驚蟄
矣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
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者此風屬巽萬物齊乎巽
巽爲風爲潔齊清明有潔之義漢律曆志穀雨亦注
今作清明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

分積三十日陽生十分而生一晝故爲冬至小滿後
陰生亦然夫四月乾初而謂之滿者姤初羸豕蹢躅
坤初履霜堅冰羸喻其小蹢躅喻其滿霜喻其小堅
冰喻其滿一陰方萌戒其防之豫也觀小雪後有大
雪而此但有小滿無大滿微意可知也至如三月中
穀雨五月中芒種二氣獨指谷麥言者民食在夫此
也故春秋書大無麥禾于穀則原其生之始于麥則
要其成之終穀種于春得木之氣成于秋金克木也
麥種于秋得金之氣成于夏火克金也六月節小暑
六月中大暑由小而馴至于大也易曰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由此觀之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也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也七月中曰處暑即如幽風首七月暑終而寒之始也八月節白露而九月節寒露者秋屬金金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也先色白而始氣寒寒有漸也九月中霜降寒露始結為霜也立冬後而曰小雪大雪者寒氣始于露中于霜終于雪雪又先小而至於大也其曰小寒大寒猶幽風一之日音必發為風寒二之日栗烈為氣寒風寒故十一月之餘曰小寒也氣寒故十二月

月之終曰大寒也

周髀云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照三不覆九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照九不覆三照三者南方巳午未也不覆三者北三方亥子丑也隋袁克云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極遠則景長而日短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也黃道北至東井則去北極近故景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南至于牽牛則去北極遠故景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以此分夏至冬至

走謂二至晝長晝短率生于行度曆家行度之難步
惟日寂難明也蓋以其度分微忽而行又有冬夏盈
縮初末強弱所分至細往往差而罔覺然微忽稍差
則二十四氣弦朔晦望一切倣擾故日度明而月與
五星悉在加減中是故古者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
置日御王充曰日行天凡十六道走考漢時史官則
一以赤道度賈逵傳安破之則謂當循黃道石氏以
黃道爲氏房昴畢所經謂不得司日月行度而回回
曆經度則云日五星中行最高行度分緯度則五星
皆黃道我 國朝大統曆則專用元郭守敬赤道竊

疑日而行一道則何以有冬夏晝長晝短之異乎卽
云赤道或一道中必細分又有諸道耳嘗取郭守敬
授時曆與今曆訂考參以回回曆亦頗見其大總其
推步所難不出四者今稍修閏錄之其步日躔曰夫
日之麗于天也運行不息有冬夏焉有盈縮焉冬至
後日行南陸夏至後日行北陸冬至以及春分春分
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
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
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
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夫陰陽往來馴積而變

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周天曾不知盈縮損益四序
 良有弗同者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
 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
 日交在赤道實行一象限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漸損
 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三十
 四度弱實行一象限而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
 而無餘矣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
 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一象限而復平自後其
 縮日漸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二十四度弱
 實行一象限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矣盈

初縮末俱八十八日而行一象限縮初盈末俱九十

三日而行一象限步月離即月離于畢之離宿也次也曰夫月本

陰質籍日為光其象有晦朔弦望焉其行有遲疾初

末焉前代泥於宿次不知其遲疾乃生於行道之有

遠近出入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

疾徐之理曆家以為入轉一周之日為遲疾二曆各

立初末限初為益末為損在疾初遲末者其行度率

過於平行漸減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自

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

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

遲初限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歷二十七
日有奇是謂一交之終劉洪造乾象曆精思二十餘
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圍進退損益之數古曆皆
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
析爲三百三十六限半之得一百六十八限是爲半
周限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其步交
會曰天道運行得人目共見者莫顯于日月之交食
而交食之期難于不爽顧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又加
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

音條

考求食分必原於距交遠近苟太陽入氣盈縮

太陰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於先必失於
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何能密是食期之
不爽實係朔望之有定也蓋日行一度月行十二度
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而會言其經朔也一晝
夜之間月行先日十二度有餘歷二十九日復追及
日與之同度是謂經朔卽古平朔也古人立法簡而
未密止用平朔一大小故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
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正以經朔言
也張衡考知月行有遲疾分爲九道始作遲疾差宋

何承天驗知日行有盈縮推定大小餘始作盈縮差
今以盈縮遲疾而損益之作加減差始爲定期夫定
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
驗矣其步五星四餘曰夫五星者卽木火土金水五
行之精也其行有順有逆有見有伏五代時王朴作
欽天曆亦以五星近日而行疾遠日而行遲勢盡而
留留久而退曆家立法以金水二星屬陰皆附日而
行其近日也而伏遠日也而見五星雖遲留伏逆有
晨夕之不同要其終則一也然五星之精木曰歲星
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實有形之
象也而氣孛羅計乃水火土水四星之餘氣惟金堅
剛之質太白之象少陰之精故獨無餘氣耳嘗考自
漢太初至元授時上下千有餘年曆更七十餘番創
法十有三家而稱善者止太初大衍授時三而已蓋
太初之曆以黃鍾定大衍之曆以著策成授時之曆
以晷景考曆起鐘律雖正然元聲之求非在日也曆
循著策誠善然策之與日終二物也惟授時專主考
測而就日之體最爲密近既密于古又驗于時蓋增
歲餘損歲差以考古增歲差損歲餘以推來以故自
春秋迄今之冬至推演靡不契券良以前代多推演

附會互相增損實未嘗測驗于天是以當陰消陽長

之際以為立法之始精思密索創立長表即泉窠泉魚列切射

的也以揆增置儀象乃與南北日官四海測驗凡二

十有七處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

考景驗氣以度中晷割為景符以取實景復測候日

月星辰參考累代曆法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

取中數以為曆本史官自古推驗之精未有出於此

者追我明之興也以為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當

隨時修計以與天合其元授時曆經玄奧而難明曆

官難於考步于是作大統曆法四卷分門列數以致

精詳步日躔曰太陽通軌步月離曰太陰通軌步交

食曰交食通軌步五星四餘曰五星四餘通軌俾曆

官便於推步至今遵而用之然曆名雖易而法實未

改郭守敬授時也

僧一行曰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

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

行也著而多

走謂失行雖凌犯之故然因失行而後有合行亦盈

縮之類良以天道不外此二者蓋不盈固不可以為

縮然不縮則亦無可以為盈猶諸五行生克互根互

用蓋由相衝犯以致合相制伏以立成也

夫古無差法非不知差良以古人敬憲心用微密每歲校驗時加時減不能一日便安故無差爾後人失在意造一勞久逸以故便生翫逸恃成法而不歲校不知其一歲中亦每有微差者因仍馴積直至六七十年後大差乃覺蓋不知天之圓動不能以一定之法拘也授時曆雖密鄙見仍須錯以回回經緯推步庶于凌犯無遺法蓋曆道密極之爲上回回之法塗若與授時殊歸當無不可通于一者餘東緒論云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其有曆西域獨有之蓋其地當

崑崙之陽於諸夷中彼諸國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今所傳回回曆則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所作也雖云元末始東考之實自隋開皇十九年入中國特彼時人未尚耳其法恒以三百五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爲至密

自昔渾天銅儀唯唐元宗時一行與梁令瓚所鑄圓天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天日月東西行度及日周天日月會與有餘其轉靡不自然度合蓋作之至精者也今南京司天臺渾天日月五星儀則分爲三各占蓋元許衡郭守敬造

占占法云每歲日月會者十有二故天有十二次而其所有餘者則以置閏故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曰六日舉全數言也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葉子竒云自上古考驗法失乃置閏于歲

書說謂置閏法非必置一閏即截然於所餘日及零分都無餘欠也語亦是但亦不可有欠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補前借後必各得一半則後月節氣必在此月之中而中氣却不在此月中則閏在此矣此天然恰好當在此置故杜預長曆云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或以補前借後謂置前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然矣若謂置後一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直置十九歲七閏然後氣朔分齊只借日數補足不復計此月之氣應合與否此則強湊泥定之

為以何而名恰好哉曰恰好政在于有節氣無中氣之月而定見閏非人置是此月應當閏耳

嘗觀棕樹每月生棕一片每歲生必十二片全唯當閏月之年數值所閏之月則此一片僅有其大半亦不成片走家有棕園每歲臘盡剝之歷驗此無中氣之徵也亦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皆天道自然匪人力之能為補借者

嘗於古器銘見有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此豈亦閏月耶又見有正月乙子亦又有下子呂與叔考古圖謂嗣王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紀而至十有

九月其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質人淳取其同類用之曾子固謂古字多重音文有二作三者走考此是古二字餘數目字未見有重文者之皆臆說靡所考據

四餘并七政為十一曜十一曜之說古未有也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而無紫炁星孛羅睺計都然星孛數見音于春秋或見太辰或入北斗紫炁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六中之神初中者交會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蓋日之行

常惡氣之所生也緣字出于月故爲禍特甚尔京房著風角凡妖星皆見月旁盖月爲陰之宗也大率字彗爲去舊布新火灾長星爲兵革惟五星共聚乃爲改易大事歷稽在昔五星聚並是立國之初盖無德者受殃有德者受慶也彗長字三星雖並是妖然論所出之方位吉凶以爲災之輕重嘉靖中五星聚營室或以宮殿燬當之此小故尔景鳳謹按聚營室出世廟卽位後室者祖宗所以遺子孫此知家國長久萬年其祥又自世廟入繼大統後營室始耳

中國又二十八宿角爲首而釋氏則首昂各有形姓

祭品昂一夜行三十六時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属火畢形如笠又属木祭用鹿肉姓頗羅墮觜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參属日姓天婆斯失緯形如婦人鷹祭用醍醐并属日姓參形如足跡祭用粳米和蜜鬼属木姓炮波羅毗形如佛曾祭同并柳属姓祭與參同形如蛇星属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張属福德天姓瞿雲形祭如并翼属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軫属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角属喜樂天姓貨多羅形如上祭用花亢姓迦旃延祭用菘豆氏姓

多羅尼以花祭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
酒肉心屬忉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尾
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箕屬清淨
天姓持父迦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還形如人拓石祭
如井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女屬毗
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鳥肉虛姓同翼
形如鳥祭用烏豆汁危姓單羅尼形如參祭以粳米
室屬蛇頭天蠲天之子姓閻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陀
難闍奎姓呵瑟吒祭用酪婁屬乾闥婆天姓阿含婆
形如馬頭祭用大麥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今回回

亦釋西域而其黃道南北各像内外星經緯立成亦
有魚蟹海獸白羊金牛獅子陰陽人女天蝎人蛇人
馬磨羯天秤寶瓶各物分像各各官星其星或在二
十八宿南或在東在西在北並有經緯度其占二十
八宿則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軫宿生人七步無
蚰角宿生人好嘲戲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事
不成虛角事勝據此其法可類推若太史占星則原
星與人事類合如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之
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於世流如泉火三
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

周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周天土之名
填也讀如鎮則填靜以爲體讀如田則填塞以爲用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
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三
垣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
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
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
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
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命於朝廷而行職也二十

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音供紫微之
帝猶郡國百司各循其職以安其民人而承天子也
云何稱二十八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宿各七也角主
發育萬物亢曰䟽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
鈎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言天地之心爲人之
主天子象也尾主后妃叙御于王所箕承帚又揚
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
天寶之亂亂主于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
音謀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夫耕織故牛女相聯牛農
文人耕具也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天狗

天雞教樹畜也羅垣

以天淵農桑先水利也北陰

也故虛與危主死

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

建宮室事壁圖書之

私府奎天子武庫唐張彥遠曰

奎有芒角下主詞章婁主蕃牧義牲以供祀事自室

至婁天子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

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間有天街

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

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水泉

主水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無如水故營國制

城畫堦分州咸取象焉鬼主內外祠祀事柳主艸木

又為天厨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綉張

主珍寶宗廟服用柳張天官書作味張隋志作注張

又或訛為汪張味也注也皆本石氏柳為烏喙之喙

而變其文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

星頂大異也此分配與十二宮分

此分去声

相為徵應如

有凌犯守留芒角掩則按分野各以斯類占之

天官書曰候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占法之大者曰星土星土之辨宜自古有之蓋至周

而始著于周禮後世人出意見遂以加詳僧一行則

謂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

繫於方隅其占測以山河爲限而不主於州國要之
州國亦山河也山河之限亦方隅也各以其見易字
易句以爲獨得總之不外於星土然占之有驗不驗
者天道遠也如晉天文志言二石雖僭號乃其強弱
常占昴宿不關紫宮太微蓋以紫宮太微關晉正統
此必有經驗而云爾也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宮
而劉聰殞彗尾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
隆破此又何也又如月犯大心星曰心爲天王王者
惡之未幾蜀先主殂而二國主竟無恙又如鄭大夫
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瑾犖玉瓚禳之子產不與已而
果火竈復曰不用吾言鄭當復火子產曰天道遠人
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

五代司天考有云聖人不絕天于人亦不以天參人
絕天于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
不究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
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盈
于物者矣艸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
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
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
福者矣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

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若夫三辰五星盈縮差忒雖以授時作事於人爲切然其事有司存焉故堯惟以命之羲和

予此篇率詳本朝者尊時也採擇盡諸子之言以諸子嘗登臺測畧諸儒則或未登臺也漢安有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華湘蓋嘗奏記云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空言臆見法必無驗故弗可用也

明辨類函卷之十二終

